

臨川先生文集

一七

蘇子知
府藏
PDG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八十三

記

鄞縣經遊記

遊褒禪山記

城陂縣興造記

慈溪縣學記

萬宗泉記

揚州龍興講院記

撫州招仙觀記

石門亭記

撫州通判廳見山閣記

真州長蘆寺經藏記

漣水軍淳化院經藏記

大中祥符觀新修九曜閣記

揚州新園亭記

廬山文殊像現瑞記

撫州祥符觀三清殿記

鄞縣經遊記

慶曆七年十一月丁丑余自縣出屬民使浚梁川至
萬靈鄉之左界宿慈福院戊寅升雞山觀硤工鑿石
遂入育王山宿廣利寺雨不克東辛巳下靈巖浮石
湫之壑以望海而謀作斗門于海濱宿靈巖之旌教
院癸未至蘆江臨決渠之口轉以入于瑞巖之開善
院遂宿甲申遊天童山宿景德寺質明與其長老瑞

新上石望玲瓏巖須猿吟者久之而還食寺之西堂
遂行至東吳具舟以西質明泊舟堰下食大梅山之
保福寺莊過五峯行十里許復其舟以西至小溪以
夜中質明觀新渠及洪水灣還食普寧院日下晏如
林村夜未中至資壽院質明戒桃源清道二鄉之民
以其事凡東西十有四鄉鄉之民畢已受事而余遂
歸云

遊褒禪山記

褒禪山亦謂之華山唐浮圖慧褒始舍於其址而卒
葬之以故其後名之曰褒禪今所謂慧空禪院者褒
之廬冢也距其院東五里所謂華山洞者以其乃華
山之陽名之也距洞百餘步有碑仆道其文漫滅獨

其爲文猶可識曰花山今言華如華實之華者蓋音
謬也其下平曠有泉側出而記遊者甚衆所謂前洞
也由山以上五六里有穴窈然入之甚寒問其深則
其好遊者不能窮也謂之後洞余與四人擁火以入
入之愈深其進愈難而其見愈竒有急而欲出者曰
不出火且盡遂與之俱出蓋予所至比好遊者尚不
能十一然視其左右來而記之者已少蓋其又深則
其至又加少矣方是時予之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
明也旣其出則或咎其欲出者而予亦悔其隨之而
不得極夫遊之樂也於是子有歎焉古人之觀於天
地山川草木蟲魚鳥獸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
無不在也夫夷以近則遊者衆險以遠則至者少而

世之奇偉瑰怪非常之觀常在於險遠而人之所罕
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隨以止也然
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與力而又不隨以怠至
於幽暗昏惑而無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
至焉於人爲可譏而在己爲有悔盡吾志也而不能
至者可以無悔矣其孰能譏之乎此予之所得也余
於仆碑又以悲夫古書之不存後世之謬其傳而莫
能名者何可勝道也哉此所以學者不可以不深思
而慎取之也四人者廬陵蕭君圭君玉長樂王回深
父余弟安國平父安上純父至和元年七月某日臨
川王某記

靈谷者吾州之名山衛尉府君之所葬也山之水東出而北折以合於城陂陂上有屋曰城陂院者僧法冲居之而王氏諸父子之來視墓者退輒休於此當慶曆之甲申法冲始傳其毀而有之至嘉祐之戊戌而自門至于寢浮屠之所宜有者新作之皆具乃聚其徒而謀曰自吾與爾有此屋取材於山取食於田而又推其餘以致所無然猶不足以完也而又取貨力於邑人以助蓋爲之以八年而後吾志就其勤如此不可無記惟王氏世與吾接而衛尉府君之葬於此也試往請焉宜肯於是其徒相與甃石於庭而使來以請

慈溪縣學記

天下不可一日而無政教故學不可一日而亡於天下古者井天下之田而黨庠遂序國學之法立乎其鄉射飲酒春秋合樂養老勞農尊賢使能攷藝選言之政至于受成獻馘訊囚之事無不出於學於此養天下智仁聖義忠和之士以至一偏一伎一曲之學無所不養而又取士大夫之材行完潔而其施設已嘗試於位而去者以爲之師釋奠釋菜以教不忘其學之所自遷徙徧逐以勉其怠而除其惡則士朝夕所見所聞無非所以治天下國家之道其服習必於仁義而所學必皆盡其材一日取以備公卿大夫百執事之選則其材行皆已素定而士之備選者其施設亦皆素所見聞而已不待閱習而後能者也古

之在上者事不慮而盡功不爲而足其要如此而已
此二帝三王所以治天下國家而立學之本意也後
世無井田之法而學亦或存或廢大抵所以治天下
國家者不復皆出於學而學之士羣居族處爲師弟
子之位者講章句課文字而已至其陵夷之久則四
方之學者廢而爲廟以祀孔子於天下斲木搏土如
浮屠道士法爲王者象州縣吏春秋帥其屬釋奠於
其堂而學士者或不預焉蓋廟之作出於學廢而近
世之法然也 今天子即位若干年頗修法度而革
近世之不然者當此之時學稍稍立於天下矣猶曰
州之士滿二百人乃得立學於是慈溪之士不得有
學而爲孔子廟如故廟又壞不治今劉君在中言于

州使民出錢將修而作之未及爲而去時慶曆某年也後林君肇至則曰古之所以爲學者吾不得而見而法者吾不可以毋循也雖然吾之人民於此不可以無教即因民錢作孔子廟如今之所云而治其四旁爲學舍講堂其中帥縣之子弟起先生杜君醇爲之師而興于學噫林君其有道者耶夫吏者無變今之法而不失古之實此有道者之所能也林君之爲其幾於此矣林君固賢令而慈溪小邑無珍產淫貨以來四方游販之民田桑之美有以自足無水旱之憂也無游販之民故其俗一而不雜有以自足故人慎刑而易治而吾所見其邑之士亦多美茂之材易成也杜君者越之隱君子其學行宜爲人師者也夫

以小邑得賢令又得宜爲人師者爲之師而以修醇
一易治之俗而進美茂易成之材雖拘於法限於勢
不得盡如古之所爲吾固信其教化之將行而風俗
之成也夫教化可以美風俗雖然必久而後至于善
而今之吏其勢不能以久也吾雖喜且幸其將行而
又憂夫來者之不吾繼也於是本其意以告來者

萬宗泉記

僧道光得泉之三年直歲善端治屋龍井之西北發
土得洿泉二萬宗命溝井而合焉東爲二池池各有
溝注于南池而東南其餘水以漑山麓之田旣贊善
端請名余爲名其泉曰萬宗云

揚州龍興講院記

予少時客遊金陵浮屠慧禮者從予遊予既吏淮南而慧禮得龍興佛舍與其徒日講其師之說嘗出而過焉庠屋數十椽上破而旁穿側出而視後則榛棘出人不見垣端指以語予曰吾將除此而宮之雖然其成也不以私吾後必求時之能行吾道者付之願記以示後之人使不得私焉當是時禮方丐食飲以卒日視其居枵然余特戲曰姑成之吾記無難者後四年來曰昔之所欲爲凡百二十楹賴州人蔣氏之力旣皆成盍有述焉噫何其能也蓋慧禮者予知其行謹潔學博而才敏而又卒之以不私宜成此不難也今夫衣冠而學者必曰自孔氏孔氏之道易行也非有苦身窘形離性禁欲若彼之難也而士之行

可一卿才足一官者常少而浮屠之寺廟被四海則
彼其所謂材者寧獨禮耶以彼之材由此之道去至
難而就甚易宜其能也嗚呼失之此而彼得焉其有
以也夫

撫州招仙觀記

招仙觀在安仁郭西四十里始作者與其歲月予不
知也祥符中嘗廢廢四五十年而道士全自明以醫
游其邑邑之疾病者賴以治而皆憂其去人相與言
州出材力因廢基築宮而留之全與其從者一人爲
留而觀復興全識予舅氏而因舅氏以乞予書其復
興之歲月夫宮室器械衣服飲食凡所以生之具須
人而後具而人不須吾以足惟浮屠道士爲然而全

之爲道士人須之而不可以去也其所以養於人也
視其黨可以無媿矣予爲之書其亦可以無媿焉慶
曆七年七月復興之歲月也

石門亭記

石門亭在青田縣若干里令朱君爲之石門者名山
也古之人咸刻其觀遊之感槩留之山中其石相望
君至而爲亭悉取古今之刻立之亭中而以書與其
甥之壻王某使記其作亭之意夫所以作亭之意其
直好山乎其亦好觀遊眺望乎其亦於此問民之疾
憂乎其亦燕閒以自休息於此乎其亦憐夫人之刻
暴剥偃蹇而無所庇障且泯滅乎夫人物之相好惡
必以類廣大茂美萬物附焉以生而不自以爲功者

山也好山仁也去郊而適野升高以遠望其中必有
槩然者書不云乎予耄遜于荒詩不云乎駕言出遊
以寫我憂夫環顧其身無可憂而憂者必在天下憂
天下亦仁也人之否也敢自逸至即深山長谷之民
與之相對接而交言語以求其疾憂有其壅而不聞
者乎求民之疾憂亦仁也政不有大小不以德則民
不化服民化服然後可以無訟民不無訟今其能休
息無事優遊以嬉乎古今之名者其石幸在其文信
善則其人之名與石且傳而不朽成人之名而不奪
其志亦仁也作亭之意其然乎其不然乎

撫州通判廳見山閣記

通判撫州太常博士施侯爲閣於其舍之西偏旣成

與客升以飲而爲之名曰見山且言曰吾人脫於兵
火洗沐仁聖之膏澤以休其父子者餘百年於今

天子恭儉陂池苑囿臺榭之觀有堙毀而無改作其
不欲有所騷動而思稱祖宗所以憫仁元元之意殊
甚故人得私其智力以逐於利而窮其欲自雖蠻夷
湖海山谷之聚大農富工豪賈之家往往能廣其宮
室高其樓觀以與通邑大都之有力者爭無窮之侈
夫民之富溢矣吏獨不當因其有餘力有以自娛樂
稱上施耶又況撫之爲州山耕而水蒔牧牛馬用虎
豹爲地千里而民之男女以萬數者五六十地大人
衆如此而通判與之爲之父母則其人奚可不賢雖
賢豈能無勞於爲治獨無觀游食饗之地以休其暇

日殆非先王使小人以力養君子之意吾所以樂爲之就此而忘勞者非以爲吾之不肖能長有此顧不如是不足以待後之賢者爾且夫人之慕於賢者爲其所樂與天下之志同而不失然後能有餘以與民而使皆得其所願而世之說者曰召公爲政於周方春舍於蔽芾之棠聽男女之訟焉而不敢自休息于宮恐民之從我者勤而害其田作之時蓋其隱約窮苦而以自媚於民如此故其民愛思而誄歌之至於不忍伐其所舍之棠今甘棠之詩是也嗟乎此殆非召公之實事詩人之本指特墨子之餘言贅行吝細褊迫者之所好而吾之所不能爲於是酒酣客皆歡相與從容譽施侯所爲而稱其言之善又美大其閤

而嘉其所以名之者曰閣之上流目而環之則邑屋
草木川原阪隰之無蔽障者皆見施侯獨有見於山
而以爲之名何也豈以山之在吾左右前後若踞若
踞若伏若驚爲獨能適吾目之所觀邪其亦吾心有
得於是而樂之也施侯以容爲知言而以書抵予曰
吾所以爲閣而名之者如此子其爲我記之數辭不
得止則又因吾叔父之命以取焉遂爲之記以示後
之賢者使知夫施侯之所以爲閣而名之者其言如
此

真州長蘆寺經藏記

西域有人焉止而無所繫觀而無所逐唯其無所繫
故有所繫者守之唯其無所逐故有所逐者從之從

而守之者不可爲量數則其言而應之議而辨之也亦不可爲量數此其書之行乎中國所以至於五千四十八卷而尚未足以爲多也真州長蘆寺釋智福者爲高屋建大軸兩輪而棲匳於輪間以藏五千四十八卷者其募錢至三千萬其土木丹漆珠璣萬金之閱壯靡麗言者不能稱也唯觀者知焉夫道之在天下莫非命而有廢興時也知出之有命興之有時則彼所以當天下貧窶之時能獨鼓舞得其財以有所建立每至於此蓋無足以疑智福有才略善治其徒衆從余求識其成於是乎書

漣水軍淳化院經藏記

道之不一久矣人善其所見以爲教於天下而傳之

後世後世學者或徇乎身之所然或誘乎世之所趨
或得乎心之所好於是聖人之大體分裂而爲八九
博聞該見有志之士補苴調脂冀以就完而力不足
又無可爲之地故終不得蓋有見於無思無爲退藏
於密寂然不動者中國之老莊西域之佛也旣以此
爲教於天下而傳後世故爲其徒者多寬平而不忤
質靜而無求不忤似仁無求似義當士之夸漫盜奪
有已而無物者多於世則超然高蹈其爲有似乎吾
之仁義者豈非所謂賢於彼而可與言者邪若通之
瑞新閩之懷璉皆今之爲佛而超然吾所謂賢而與
之遊者也此二人者旣以其所學自脫於世之淫濁
而又皆有聰明辯智之才故吾樂以其所得者間語

焉與之遊忘日月之多也璉嘗謂余曰吾徒有善因者得屋於漣水之城而得吾所謂經者五千四十八卷於京師歸市匱而藏諸屋將求能文者爲之書其經藏者之歲時而以子之愛我也故使其徒來屬能爲我強記之乎善因者蓋常爲屋於漣水之城中而因瑞新以求予記其歲時予辭而不許者也於是問其藏經之日某年月日也夫以二人者與余遊而善因屬我之勤豈有它哉其不可以終辭乃爲之書而并告之所以書之意使鑱諸石

大中祥符觀新修九曜閣記

某自揚州歸與叔父會京師叔父曰大中祥符觀所謂九曜者道士丁用平募民錢爲堂庖廡已又爲閣

置九曜像其下從吾乞汝文記其年時汝爲之臨川
之城中東有大丘左溪水南出而北并于江城之
東以溪爲隍吾廬當丘上北折而東百步爲祥符觀
觀岸溪水東南之山不奄乎人家者可望也某少時
固嘗從長者游而樂之以爲溪山之佳雖異州樂也
況吾父母之州而又去吾廬爲之近者邪雖其身去
爲吏獨其心不須吏去也今道士又新其居以壯觀
游閣焉使游者得以窮登望之勝使可望者不唯東
南而已豈不重可樂邪道士之所爲幾吾之所樂而
命吾文又叔父也即欲已得邪惜平安得與州之君
子者游焉以忘吾憂而慰吾思邪閣成之日某年月
日也

揚州新園亭記

諸侯宮室臺榭講軍實容俎豆各有制度揚古今大都方伯所治處制度狹庠軍實不講俎豆無以容不以偪諸侯哉宋公至自丞相府化清事省喟然有意其圖之也今太常刁君實集其意會公去鎮鄆君即而考之占府乾隅夷弗而基因城而垣並垣而溝周六百步竹萬箇覆其上故高亭在垣東南循而西三十軌作堂曰愛思道僚吏之不忘宋公也堂南北鄉袤八筵廣六筵直北爲射埒列樹八百本以翼其旁賓至而享吏休而宴於是乎在又循而西十有二軌作亭曰隸武南北鄉袤四筵廣如之埒如堂列樹以鄉歲時教士戰射坐作之法於是乎在始慶曆二年

十二月某日凡若干日卒功云初宋公之政務不煩其民是役也力出於兵材資於官之饒地瞰於公宮之隙成公志也噫揚之物與監東南所規仰天子宰相所垂意而選繼乎宜有若宋公者丞乎宜有若刁君者金石可弊此無廢已慶曆三年四月某日臨川王某記

廬山文殊像現瑞記

番陽劉定嘗登廬山臨文殊金像所沒之谷睹光明雲瑞圖示臨川王某求記其事某曰有有以觀空空亦幻空空以觀有幻亦實幻實果有辨乎然則如子所睹可以記可以無記記無記果亦有辨乎雖然子既圖之矣余不可以無記也定以熙寧元年四月十

日十年九月二十七日睹某以元豐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記

撫州祥符觀三清殿記

臨川之州城橫溪上西出出城之上有宮巋然溪之
汙汙流過其下東南之山皆在其門戶牕牖之間者
曰祥符觀觀之中有屋四注深五十五尺廣七十二
尺陞之高居深十八分之一楹二十有四門兩夾窻
中象三旁象二十有六者曰三清殿用其師之說以
動人而能有此者曰道士黎自新出其力以歸於道
士之說而卒成此者曰里之人鄧佺佺之子表故嘗
與予遊予之歸表語其父之事而乞予文予不能拒
也夫用其師之說以動人者道士也予力顧出道士

下復何云哉皇祐二年五月二十五日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八十三

卷之五 第五十五頁

Blank manuscript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新學

如

目

PDG

臨川先生文集卷八十四

序

周禮義序

詩義序

書義序

熙寧字說序

新秦集序

老杜詩後集序

靈谷詩序

送陳興之序

送李著作之官高郵序

石仲卿字序

伴送北朝人使詩序

唐百家詩選序

善救方後序

送陳升之序

張刑部詩序

送孫正之序

送胡叔才序

周禮義序

十弊於俗學久矣 聖上閱焉以經術造之乃集儒

臣訓釋厥旨將播之校學而臣某實董周官惟道之

在政事其貴賤有位其後先有序其多寡有數其遲

數有時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其人足

以任官其官足以行法莫盛乎成周之時其法可施於後世其文有見於載籍莫具乎周官之書蓋其因習以崇之庚續以終之至於後世無以復加則豈特文武周公之力哉猶四時之運陰陽積而成寒暑非一日也自周之衰以至于今歷歲千數百矣太平之遺迹掃蕩幾盡學者所見無復全經於是時也乃欲訓而發之臣誠不自揆然知其難也以訓而發之之爲難則又以知夫立政造事追而復之之爲難然竊觀 聖上致法就功取成於心訓迪在位有馮有翼亶亶平鄉六服承德之世矣以所觀乎今考所學乎古所謂見而知之者臣誠不自揆妄以爲庶幾焉故遂昧冒自竭而忘其材之弗及也謹列其書爲二十

有二卷凡十餘萬言上之 御府副在有司以待制
詔頒焉謹序

詩義序

詩三百十一篇其義具存其辭亡者六篇而已 上
既使臣雋訓其辭又命臣某等訓其義書成以賜太
學布之天下又使臣某爲之序謹拜手稽首言曰詩
上通乎道德下止乎禮義放其言之文君子以興焉
循其道之序聖人以成焉然以孔子之門人賜也商
也有得於一言則孔子悅而進之蓋其說之難明如
此則自周衰以迄于今泯泯紛紛豈不宜哉伏惟
皇帝陛下內德純茂則神罔時恟外行恂達則四方
以無侮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則頌之所形容

蓋有不足道也微言奧義既自得之又命承學之臣
訓釋厥遺樂與天下共之顧臣等所聞如爨火焉豈
足以庚日月之餘光姑承明制代匱而已傳曰美成
在久故棫樸之作人以壽考爲言蓋將有來者焉追
琢其章纘 聖志而成之也臣衰且老矣尚庶幾及
見之謹序

書義序

熙寧二年臣某以尚書入侍遂與政而子雱實嗣講
事有旨爲之說以獻八年下其說太學班焉惟虞夏
商周之遺文更秦而幾亡遭漢而僅存賴學士大夫
誦說以故不泯而世主莫或知其可用天縱 皇帝
大知實始操之以驗物考之以決事又命訓其義兼

明天下後世而臣父子以區區所聞承乏與榮焉然
言之淵懿而釋以淺陋命之重大而承以輕眇茲榮
也祇所以爲愧歟謹序

熙寧字說

文者奇偶剛柔雜比以相承如天地之文故謂之文
字者始於一二而生生至於無窮如母之字子故謂
之字其聲之抑揚開塞合散出入其形之衡從曲直
邪正上下內外左右皆有義皆本於自然非人私智
所能爲也與夫伏羲八卦文王六十四異用而同制
相待而成易先王以爲不可忽而患天下後世失其
法故三歲一同同之者一道德也秦燒詩書殺學士
而於是時始變古而爲隸蓋天之喪斯文也不然則

秦何力之能爲余讀許慎說文而於書之意時有所
悟因序錄其說爲二十卷以與門人所推經義附之
惜乎先王之文缺已久慎所記不具又多舛而以余
之淺陋考之且有所不合雖然庸詎非天之將興斯
文也而以余贊其始故其教學必自此始能知此者
則於道德之意已十九矣

新秦集序

新秦集者故龍圖閣直學士尚書禮部郎中知諫院
號畧楊公之文公以嘉祐七年四月某日甲子卒官
而外嫻開封府推官尚書度支員外郎中山李壽朋
廷老治其藁爲二十卷公諱暉字樂道世家新秦其
先人以忠力智謀爲將帥名聞天下至公始折節讀

書用進士起家嘗提點荆湖北路刑獄數自擊叛蠻
有功得士卒心故儂智高反時自喪服中特起之往
擊其後爲三司副使天章閣待制侍讀知制誥數以
言事有直名故遷龍圖閣直學士知諫院又數言事
無所顧望所言有人所不能言者故其卒 天子錄
其忠賻賜之加等而士大夫知公者爲朝廷惜也公
所爲文莊厲謹潔類其爲人而尤好爲詩其詞平易
不迫而能自道其意讀其書誄其詩視其平生之大
節如此嗟乎蓋所謂善人之好學而能言者也

老杜詩後集序

予考古之詩尤愛杜甫氏作者其辭所從出一莫知
窮極而病未能學也世所傳已多計尚有遺落思得

其完而觀之然每一篇出自然人知非人之所能爲而爲之者惟其甫也輒能辨之予之令鄆客有授予古之詩世所不傳者二百餘篇觀之予知非人之所能爲而爲之實甫者其文與意之著也然甫之詩其完見於今者自予得之世之學者至乎甫而後爲詩不能至要之不知詩焉爾嗚呼詩其難惟有甫哉自洗兵馬下序而次之以示知甫者且用自發焉皇祐壬辰五月日臨川王某序

靈谷詩序

吾州之東南有靈谷者江南之名山也龍蛇之神虎豹翬翟之文章梗柎豫章竹箭之材皆自山出而神林鬼冢魑魅之穴與夫仙人釋子恢譎之觀咸附託

焉至其淑靈和清之氣盤礴委積於天地之間萬物之所不能得者乃屬之於人而處士君實生其址君姓吳氏家於山陞豪傑之望臨吾一州者蓋五六世而後處士君出焉其行孝悌忠信其能以文學知名於時惜乎其老矣不得與夫虎豹翬翟之文章梗柎豫章竹箭之材俱出而爲用於天下顧藏其神奇而與龍蛇雜此土以處也然君浩然有以自養遨遊於山川之間嘯歌謳吟以寓其所好終身樂之不厭而有詩數百篇傳誦於閭里他日出靈谷三十二篇以屬其甥曰爲我讀而序之惟君之所得蓋有伏而不見者豈特盡於此詩而已雖然觀其鑿刻萬物而接之以藻績非夫詩人之巧者亦孰能至於此

送陳興之序

先人爲臨江軍判官實佐今駕部員外郎陳公其後
二十五年公之子興之主泰之如臯簿某爲判官准
南以事出如臯遇之相好也其後二年歸京師興之
亦以進士得嘉慶院解復遇之相好加焉興之試禮
部有日今宰相其世父也奏前試罷之以避嫌興之
當遠官踰數月乃得泉之晉江主簿去陳公世大家
仕官四十年連坐謫流落不得所欲其意不能母望
興之貴富世其家也興之亦誠博學能文辭有氣節
吾意其爲進士宜有得焉今失所欲又爲所謂主簿
者遠其親三千里不啻是其心獨能母介然者邪夫
大公之道行上之人子弟苟賢者任而進之無嫌也

下之人固亦不以嫌之今興之去知者皆憐其才之
可以進焉而不得無以慰其親也吾於興之又世故
故又爲之思所以慰其親豁其心之介然者不得其
說而獨以悲大公之道不行焉

送李著作之官高郵序

君之才搢紳多聞之初君眡金陵酒政人皆惜君不
試於劇而淪於卑冗君將優爲之曰孔子嘗爲乘田
委吏矣會計當而已矣牛羊蕃而已矣旣而又得調
高郵關吏人復惜君不試於劇而淪於卑冗君言如
初色滋蔓喜於戲今之公卿大夫據激乘機鑽隙抵
巇僅不盈志則戚戚以悲吾乃皦然反之此蒙所以
高君也抑有猜焉古之柄國家者有戢景藏采恬處

下列拔而致之朝使相謨謀今豈不若古邪奚遂君請而弗拔也

石仲卿字序

子生而父名之以別於人云爾冠而字成人之道也奚而爲成人之道也成人則貴其所以成人而不敢名之於是乎命以字之字之爲有可貴焉孔子作春秋記人之行事或名之或字之皆因其行事之善惡而貴賤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字而不名者十二人而已人有可貴而不失其所以貴乃爾其少也聞人石仲卿來請字予以子正字之附其名之義而爲之云爾子正於進士中名知經往往脫傳注而得經所以云之意接之久未見其行已有闕也庶幾不失其

所以貴者歟

伴送北朝人使詩序

某被勅送北客至塞上語言之不通而與之並轡十有八日亦默默無所用吾意時竊誅歌以娛愁思當笑語鞍馬之勞其言有不足取者然比諸戲謔之善尚宜爲君子所取故悉錄以歸示諸親友

唐百家詩選序

余與宋次道同爲三司判官時次道出其家藏唐詩百餘編諉余擇其精者次道因名曰百家詩選廢日力於此良可悔也雖然欲知唐詩者觀此足矣

善救方後序

孟子曰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臣某

伏讀善救方而竊歎曰此可謂不忍人之政矣夫君者制命者也推命而致之民者臣也君臣皆不失職而天下受其治方今之時可謂有君矣生養之德通乎四海至於蠻夷荒忽不救之病皆思有以救而存之而臣等雖賤實受命治民不推陛下之恩澤而致之民則恐得罪於天下而無所辭誅謹以刻石樹之縣門外左令觀赴者自得而不求有司云皇祐元年二月二十八日序

送陳升之序

今世所謂良大夫者有之矣皆曰是宜任大臣之事者作而任大臣之事則上下一失望何哉人之材有小大而志有遠近也彼其任者小而責之近則煦煦

然仁而有餘於仁矣子子然義而有餘於義矣人見其仁義有餘也則曰是其任者小而責之近大任將有大此者然上下竢之云爾然後作而任大臣之事作而任大臣之事宜有大此者焉然則煦煦然而已矣子子然而已矣故上下一失望豈唯失望哉後日誠有堪大臣之事其名實烝然於上上必懲前日之所竢而逆疑焉暴於下下必懲前日之所竢而逆疑焉上下交疑誠有堪大臣之事者而莫之或任幸欲任則左右小人得引前日之所竢懲之矣噫聖人謂知人難君子惡名之溢於實爲此則奈何亦精之而已矣惡之則奈何亦充之而已矣知難而不能精之惡之而不能充之其亦殆哉予在揚州朝之人過焉

者多堪大臣之事可信而望者陳升之而已矣今去
官於宿州予不知復幾何時乃一見之也予知升之
作而任大臣之事固有時矣煦煦然仁而已矣子子
然義而已矣非予所以望於升之也

張刑部詩序

刑部張君詩若干篇明而不華喜諷道而不刻切其
唐人善詩者之徒歟君並楊劉楊劉以其文詞染當
世學者迷其端原靡靡然窮日力以摹之粉墨青朱
顛錯叢庖無文章黼黻之序其屬情藉事不可考據
也方此時自守不污者少矣君詩獨不然其自守不
污者邪子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觀君之志然則其
行亦自守不污者邪豈唯其言而已畀予詩而請序

者君之子彥博也彥博字文叔爲撫州司法還自揚州識之日與之接云慶曆三年八月序

送孫正之序

時然而然衆人也已然而然君子也已然而然非私已也聖人之道在焉爾夫君子有窮苦顛跌不肯一失詘己以從時者不以時勝道也故其得志於君則變時而之道若反手然彼其術素脩而志素定也時乎楊墨已不然者孟軻氏而已時乎釋老已不然者韓愈氏而已如孟韓者可謂術素脩而志素定也不以時勝道也惜也不得志於君使真儒之效不白於當世然其於衆人也卓矣嗚呼予觀今之世圓冠峩如大裙檐如坐而堯言起而舜趨不以孟韓之心爲

心者果異衆人乎予官於揚得友曰孫正之正之行古之道又善爲古文予知其能以孟韓之心爲心而不已者也夫越人之望燕爲絕域也比轅而首之苟不已無不至孟韓之道去吾黨豈若越人之望燕哉以正之之不已而不至焉予未之信也一日得志於吾君而真儒之效不自於當世予亦未之信也正之之兄官於溫奉其親以行將從之先爲言以處予予欲默安得而默也慶曆二年閏九月十一日又

送胡叔才序

叔才銅陵大宗世以貲名子弟豪者馳騁漁弋爲已事謹者務多闢田以殖其家先時邑之豪子弟有命儒者耗其千金之產卒無就邑豪以爲諺莫肯命儒

者遇儒冠者皆指目遠去若將浼已然雖胡氏亦然
獨叔才之父母不然於叔才之幼捐重幣逆良先生
教之既壯可以遊資而遣之無所靳居數年朋試於
有司不合而歸邑人之訾者半竊笑者半其父母愈
篤不悔復資而遣之叔才純孝人也悱然感父母所
以教已之篤追四方才賢學作文章思顯其身以及
其親不數年遂能褻然爲材進士復朋試於有司不
幸復誦於不已知不予愚而從之遊嘗謂予言父母
之思而慙其邑人不能歸予曰歸也夫祿與位庸者
所待以爲榮者也彼賢者道彌於中而裸之以藝雖
無祿與位其榮者固在也子之親矯群庸而置子於
聖賢之途可謂不賢乎或訾或笑而終不悔不賢者

能之乎今而舍道德而榮祿與位殆不其然然則子之所以榮親而釋慙者亦多矣昔之訾者竊笑者固庸者爾豈子所宜慙哉姑持予言以歸爲父母壽其亦喜無量於子何如因釋然寤治裝而歸予即書其所以爲父母壽者送之云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八十四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八十五

祭文

祭曾魯公文

祭范穎州文

祭周幾道文

祭張左丞文

祭高樞密文

羣牧司祭高公文

祭呂侍讀文

祭馬龍圖文

祭曾博士易占文

祭蘇虞部文

祭李省副文

祭高師雄主簿文

祭馬玘大夫文

祭盛侍郎文

祭杜待制文

祭丁元珍學士文

祭刁景純學士文

祭韓欽聖學士文

祭沈文通文

祭杜慶州杞文

祭曾魯公文

肅肅魯公爲時臣宗小大具宜濟以勤恭寔相累朝

有德有庸帝序之爵三公是秩神介之社乃終有吉
顯允嗣子能匹公休贊我事樞符帝之求公榮在家
祿養具美既壽且康順以卒齒公則無憾以返其真
天子震悼逮及國人況如安石辱知最義西望涕頤
以薦食酒

祭范穎州文

仲淹

嗚呼我公一世之師由初迄終名節無疵明肅之盛
身危志殖瑤華失位又隨以斥治功亟聞尹帝之都
閉姦興良稚子歌呼赫赫之家萬首俯趨獨繩其私
以走江湖士爭留公蹈禍不慄有危其辭謁與俱出
風俗之衰駭正怡邪蹇蹇我初人以疑嗟力行不回
慕者興起儒先酋酋以節相侈公之在貶愈勇為忠

稽前引古誼不營躬外更三州施有餘澤如醜河江
以灌尋尺宿贓自解不以刑加猾盜涵仁終老無邪
講藝弦歌慕來千里溝川障澤田桑有喜戎孽獗狂
敢齟我疆鑄印刻符公屏一方取將於伍後常名顯
收士至佐維邦之彥聲之所加虜不敢瀕以其餘威
走敵完鄰昔也始至瘡痍滿道藥之養之內外完好
既其無爲飲酒笑歌百城晏眠吏士委蛇上嘉曰材
以副樞密稽首辭讓至于六七遂參宰相釐我典常
扶賢贊傑亂定除荒官更於朝士變於鄉百治具修
偷墮勉強彼闕不遂歸侍帝側卒屏于外身屯道塞
謂宜耆老尚有以爲神乎孰忍使至於斯蓋公之才
猶不盡試肆其經綸功孰與計自公之貴廩庫逾空

和其色辭傲訐以容化于婦妾不靡珠玉翼翼公子
弊綈惡粟閔死憐窮惟是之奢孤女以嫁男成厥家
孰堙于深孰缺乎厚其傳其詳以法來久碩人今亡
邦國之憂矧鄙不肖辱公知尤承凶萬里不往而留
涕哭馳辭以贊醪羞

祭周幾道文

初我見君皆童而憤意氣豪悍崩山決澤弱冠相視
隱憂困窮貌則侔年心類如翁俛仰悲歡超然一世
皓髮鰲馘分當先弊孰知君子赴我稱孤發封涕洟
舉屋驚呼行與世乖惟君繾綣弔禍問疾書猶在眼
序銘於石以報德音設辭雖褊義不愧心君實愛我
祭其知歆

祭張左丞文 若谷

嗚呼公作昇州先君實佐公爲其子請昏于我先君
不幸公觀京師計逮公門公哭殊悲弔問賻祭使來
以時乃今公薨獨以窶故財無以禭 無以 祭又
不時獨悲以慕惟公之生明惠裕和善恕於人恩實
我多雖祭不時其吐之乎

祭高樞密文

越初生民降訖于茲廢興亂治成敗安危猷爲之君
辯論之師章書傳記箴賦銘詩乖離詭駁有萬其辭
公於其間靡所不知江含海畜其富無訾孰窮其源
孰究其涯作時宗工出長羣司洋洋厥聞可以敷施
謂且求年左右諷咨曷云其凶弗耄弗期凡我常僚

曷已其思爲此薄物以將我悲

羣牧司祭高公文

嗚呼惟公學問文章丘山鬱鬱湖海茫茫弼我密命
作刑四方寅恭淑慎天子所臧駟駟之良兵賴以盛
公用勤告遂圖厥政某等在職維公之依孰奪以逝
邈乎不歸殯引就行有翮其旂來陳薄物以告長違

祭呂侍讀文

嗚呼伯夷相唐尚父賓周受氏胙國重光奕休于辰
之逢發我文靖公實冢嗣纘前之慶御書翰林典禮
太常是爲世臣焜燿家邦方騫方奮厥隕誰使震驚
咨嗟上自天子凡居此列惟公弟僚於公之殯祗薦
羞醪

祭馬龍圖父

嗚呼余託業於進士熟君名於垂髫旣備官於淮南
習爲縣之風謠去幕府而西遊依國門之嶢嶢始逢
君之執鞚屢顧我而回鑣逮揚子之旣見方皖城之
窮漂遂有通家之好終無挾長之驕君言事以北出
予罷官而南僑一江亭之邂逅話宿昔以終宵以牧
官之在列當御史之還朝又追隨於暇日心所好而
忘遙距乖隔之幾何忽水淺而風飄畫半塗於萬里
棄餘日於一朝維知君之日久信智邁而才超考前
人之治亂講後世之昏昭釋衆言之牴牾排異學之
傾搖衆相紛以異緒君獨悟而同條嗟墁人之已矣
斤欲奮而誰要想明靈之猶在冀薄禮之能招

祭曾博士易占文

嗚呼公以罪廢實以不幸卒困以夭亦惟其命命與才違人實知名之不幸知者爲誰公之間里宗親黨友知公之名於實無有嗚呼公初公志如何孰云不諧而厄孔多地大天穹有時而毀星亡脫敗山傾谷圯人居其間萬物一偏固有窮通世數之然至其壽夭尚何憂喜要之百年一蛻以死方其生時窘若囚拘其死以歸混合空虛以生易死死者不祈唯其不見生者之悲公今有子能隆公後惟彼生者可無甚悼嗟理則然其情難忘哭泣馳辭往侑奠觴

祭蘇虞部文

君慎足以保其身和足以諧於世嗟乎不淑而不求

年受命徂東纔三年耳孰云今者君以喪歸交游之情哀痛何極聊陳薄奠以告長違

祭李省副文

壽朋

嗚呼君謂死者必先氣索而神零孰謂君氣足以薄雲漢兮神昭晰乎日星而忽隕背乎不能保百年之康寧惟君別我往祠太一笑言從容愈於平日既至卽事升降孔秩歸鞍在塗不返其室計聞士夫環視太息矧我於君情何可極具茲醪羞以告哀惻尚饗

祭高師雄主簿文

我始寄此與君往還於時康定慶曆之間愛我勤我急我所難日月一世疾於跳丸南北幾時相見悲歡去歲憂除追尋陳迹淮水之上冶城之側握手笑語

有如一昔屈指數日待君歸舫安知彌年乃見哭庭
維君家行可謂修飭如其智能亦豈多得垂老一命
終於遠域豈唯故人所為歎惜撫棺一奠以告心惻
尚饗

祭馬玘大夫文

嗚呼惟君才敏強明為時能吏剴劇撥煩易於屈指
近畏遠懷有譽無訾使于嶺南俗易夷鄙江東內遷
厥勢方起孰云一朝壽止如此攄懷以辭薦此薄菲
祭盛侍郎文

某聞之行義弗高位與年尊慙者則已行義既高位
與年下憾者則人在已無慙在人無憾有若公然其
又奚言惟昔先人捐我諸孤實在公藩公泫然哀禭

死賻存託殯得宮寓處得廬一出公恩公或我臨不
有其尊我獎我矜均其子孫戴德莫醜誰謂我去
公三年間不再行豈曰怠忘賤不敢煩補官揚州公
得謝歸曾幾何時計者來門哭泣作書以弔後昆欲
醜棺前縻不可奔會有吏役盡室而南戢恨含慙轉
移寒暄乃今來歸公喪且暮纔命使人薄進蘋蘩嗟
嗟公恩死其敢諼

祭杜待制文

士恥無材恥不脩身身脩而材有不及民凡世可願
於公皆有孰窘其年不使難老貴者善防其有孰窺
公心豁豁不置牆帷有挾易驕不難拒善公義所在
服之無賤推以時施宜以每成又況於公強果以行

物貴於時常以其少悲矣予思我知其父鍾山北蟠
江落而東完厚密牢萬世之宮其歸孰知愚與在此
酌公以文以配銘史

祭丁元珍學士文

我初閉門屈首書詩一出涉世茫無所知援挈覆護
免於阽危雖培浸灌使有華滋微吾元珍我始弗殖
如何棄我隕命一昔以忠出恕以信行仁至於白首
困厄窮屯又從躋之使以躓死豈伊人尤天實爲此
有槃彼石可誌於丘雖不屬我我其徂求請著君德
銘之九幽以馳我哀不在醪羞

祭刁景純學士文

嗚呼刁公不忤不求坦然立行之平裕然與人之周

既貴賤以同觀亦始終之相侔惟其動必依於仁故
其壽若此之脩望音容而已遠欲親弔以無由慨臨
風而出涕辭以侑乎醪羞

祭韓欽聖學士文

嗟爲君兮邦之特目揚秀兮顏髮澤紛百家兮並涉
超獨懷兮道德博蕩蕩兮無畛寬恂恂兮莫逆出當
官兮發論使權彊兮案息年何尤兮止此祿不多兮
誰嗇具壺觴兮酹哭攀喪車兮啓夕豈獨愁兮吾僚
隱多聞兮諒直顧笑語兮已矣冀來嘉兮蒐臆

祭沈文通文

嗚呼文通一世之英耀矣其光韡矣其榮有所不爲
爲無不果有所不學學無不成故治行簡於人主之

心名聲溢於時士之口謂且復起謀謨左右何與之
以如此之才而不副之以須臾之壽悲傷歎息舉世
皆然豈特故人爲之流連馳哀一酹以訣終天

祭杜慶州杞文

嗚呼慶州一世之英濯濯其靈粲粲其明材能稱於
天下言行信於朝廷孰多其予而不足以齡不肖之
身始佐公揚公後來東有賜於明昔飲同堂今奠於
庭酒肴則薄豐者維誠再拜事公敢不如生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八十五

樂府詩集

卷之五 雜詩五首
其一 雜詩
其二 雜詩
其三 雜詩
其四 雜詩
其五 雜詩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八十六

祭文

祭吳侍中冲卿文

祭歐陽文忠公文

祭張安國檢正文

祭李審言文

祭沈中舍文

祭東向元道文

祭陳浚宣叔文

祭王回深甫文

祭刁博士繹文

祭虞靖之文

祭北山元長老文

祭呂望之母郡太文

祭程相公琳文

祭秦國夫人文

祭鮑君未秦王文二

祈雨文

謝雨文

哀辭

李通叔哀辭

泰興令周孝先哀辭

祭吳侍中沖卿文

嗚呼公命在酉長我一時公先我茁我後公萎中間

仕宦有合有離後我所踐公輒仍之出則交轡處則連櫜坐肘則並行肩則差豈願敢及天實我貽公之停蓄及所設施有誥有誄亦有銘詩又將有史傳所不疑我既憊耗句辭能爲婚姻之故唯以告悲

祭歐陽文忠公文

夫事有人力之可致猶不可期況乎天理之溟漠又安可得而推惟公生有聞于當時死有傳於後世苟能如此足矣而亦又何悲如公器質之深厚智識之高遠而輔學術之精微故充於文章見於議論豪健俊偉怪巧瑰琦其積於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發於外者爛如日星之光輝其清音幽韻淒如飄風急雨之驟至其雄辭閎辯快如輕車駿馬之奔馳世之

學者無問乎識與不識而讀其文則其人可知嗚呼
自公仕宦四十年上下往復感世路之崎嶇雖屯遘
困躓竄斥流離而終不可掩者以其公議之是非既
壓復起遂顯于世果敢之氣剛正之節至晚而不衰
方仁宗皇帝臨朝之末年顧念後事謂如公者可寄
以社稷之安危及夫發謀決策從容指顧立定大計
謂千載而一時功名成就不居而去其出處進退又
庶乎英魄靈氣不隨異物腐散而長在乎箕山之側
與潁水之湄然天下之無賢不肖且猶爲涕泣而歔
歔而況朝士大夫平昔游從又予心之所嚮慕而瞻
依嗚呼盛衰興廢之理自古如此而臨風想望不能
忘情者念公之不可復見而其誰與歸

祭張安國檢正文

嗚呼善之不必福其已久矣豈今於君始悼歎其如此自君喪除知必顧予怪久不至豈其病歟今也君弟哭而來赴天不姑釋一士以爲予助何生之艱而死之遽君始從我與吾兒游言動視聽正而不偷樂於饑寒惟道之謀既掾司法議爭讞失中書大理再爲君屈遂升宰屬能撓彊倔辯正獄訟又常精出豈君刑名爲獨窮深直諒明清靡所不任人桃莫知乃惻我心君仁至矣勇施而忘已君孝至矣孺慕以至死能人所難可謂君子嗚呼吾兒逝矣君又隨之我留在世其與幾時酒食之哀侑以言辭

祭李審言文

嗚呼噫公之才豈獨我知公數困厄豈人能爲所畸
乎人豈能無疵所侔乎天我乃知之交不就利高明
所忌泣不失宜孤寡所思凡今君子疚實在茲公亦
如我如我公知厥交淡如唯正無私哀今亡矣侑醴
以辭

祭沈中舍文

惟公之生于朝搢紳夫人嬪之以作封君皆以壽終
而世有人昔我先子公倫之舊施于不肖遂爲世友
不腆之文既藏于丘惟是區區以贊醪羞

祭東向元道文

嗚呼東君其信然耶奚仇友朋奚怨室家堂堂去之
我始疑嗟惟昔見君田子之自我欲疾走哭諸田氏

吾縻不赴田疾不知今乃獨哭誰同我悲始君求仕
士莫敢匹洪洪其聲碩碩其實霜落之林豪鷹雉鷗
萬鳥避逃直摩蒼天躋焉僅仕后愈以困洗藏銷塞
動輒失分如羈駿馬以駕柴車側身墮首與蹇同芻
命又不祥不能中壽百不一出孰知其有能知君者
世孰予多學則同游仕則同科出作揚官君實其鄉
傾心倒肝迹斥形忘君於壽食我飲艱水豈無此朋
念不去彼既來自東乃臨君喪闕闕陰宮梗野榛荒
東門之行不幾日月孰云於今萬世之別嗟屯怨窮
閔命不長世人皆然君子則亡予其何言君尚有知
具此酒食以陳我悲

祭陳浚宣叔文

嗟乎宣叔學以爲己不溺於俗孤騫介峙孰以不羸
孰忤不強卒躓窮巴乃命不祥怡怡在宮翼翼在外
胡是不福貴姦壽悖我思古人祿世其初悲君之食
不逮於孤古不肯死隆親急故今此營營誰瞻誰助
自昔海濱以心相投俱官於南邂逅綢繆顏合意同
云誰無友諒直之好於君實厚有志不施又困無財
雖痛何爲維以告哀

祭王回深甫文

嗟嗟深甫真棄我而先乎孰謂深甫之壯以死而吾
可以長年乎雖吾昔日執子之手歸言子之所爲實
受命于吾母曰如此人乃與爲友吾母知子過於予
初終子成德多吾不如嗚呼天平旣喪吾母又奪吾

友雖不即死吾何能久搏胃一慟心摧志朽泣涕爲
文以薦食酒嗟嗟深甫子尚知否

祭刁博士繹文

惟君其先黻冕之華君弱而良遂世其家越天聖初
上始即位開延閣人間不容僞若古堯虞稷契親逢
君子其時奮追群龍五兩之綸三鍾之粟沈才下吏
間關楚蜀竭來揚州輔佐元侯朝其或者明試謨謀
最未及論泯焉之幽龜紫紛如朱丹其車昔之同升
泰亦衆已胡寧若人乃此乎止旻天介壽宜良者多
良者弗壽謂旻天何親髮墮顛子髮猶羈帷堂一慟
誰者無悲令龜得日棺還無咎銘旌悠悠羽翼南首
惟君之舊惟僚及友徘徊路旁涕落奠觴

祭虞靖之文

剛耿直諒醇明博美敢於爲義我實知子達我所願
窮吾所耻奈何終窮命也天只前年僕馬來自田里
白顛夷馘相見悲喜輸吾肝膈莫逆其躓衰老邂逅
綢繆山水念我難繼庶今少止翻然爲辭遂隔生死
寓哀一酌嗚呼已矣

祭北山元長老文

元豐三年九月四日祭于北山長老覺海大師之靈
自我壯強與公周旋今皆老矣公棄而先逝孰云遠
大方現前饌陳告違世禮則然尚饗

祭呂望之母郡太文

嗚呼賢矣夫人善持門閭皓若玉雪一其終初允孝

維婦允仁維姑實生才子我所歎譽秉義率法困而不渝夫人之教著不可誣歸殯窆窆無悔無愉維子之故具此俎壺

祭程相公琳文

爲高若訥作

嗚呼公在京師爲天子毗發論彊彊不苟其爲公於四方爲鎮爲屏推良抑姦兩適寬猛自伯休父有稱于周及公千年追配前休時文而文時武而武顧我無狀辱公等侔庶見吉召乃聞凶歸馳哀一物終古之違

祭秦國夫人文

爲高若訥作

於惟夫人順慎和恭上之岐岐實護于中開號大邦福祿之隆康寧壽考而以榮終喪車其行肇此明發

上用舊德情之鬱結凡我在位敢忘心怛奠云將之具此薄物

祭鮑君求泰王文

年月日官某敢告于鮑君之神農之勞神之所知也歲之四時而於冬爲最隙然猶築場圃治屋廬塗囷倉糞田疇未嘗一日而晏然以休息今茲令又以其暇時屬之使治渠川比常歲則農之勞蓋有加焉神宜哀憐而有以相之也治之無幾也而雨雨且止丁壯老弱相與行水而涸之猶未也而又雨非民獨病也而令亦夙夜以憂惟神相之以霽令是役早有卒也夫令之所以憂其職民也惟神之食於民也爲已久而憂之亦不可在令後也謹告

年月日敢再告于鮑君之神謁於神之明日而天地廓然以溫民賴以供役且卒事而復雨雨淫不止民愁而今恐意者令之治行無有可媚于神者而神不卒聽之乎令則有罪而民何尤且霜雪風雨之濫淫固其責自神而無與於令也巍然南面饗人之歸事已而利澤不加焉亦神羞也惟神降意以從令之言毋忽令亦能發明神之令德使民世事神不懈而有加焉謹告

祈雨文

惟神美名正氣索之前史詳矣噫昔人也挺王臣之節忠信我任德誼我負故時君倚焉今其神也享廟

食之貴陰陽吾職禍福吾柄故州民賴焉今千里旱
曠及時不雨農夫悼心郡將失色某遂躬率僚屬來
請于大廡下惟神全死生之大名開聰明于一方需
甘露以足民食則前謂人神之靈於古今無愧焉尚
饗

謝雨文

夫廟其貌神其靈函聰明正直之德俾禍福倚伏之
時用默於民而不知其所以用者斯之謂至神乎太
守領天子命藩一都會歲時豐凶疾苦得勞佚之使
百姓無愁歎之聲斯太守之事也神陰也陰陽契合
若影響然爨以郊原旱曠及夏不雨耘者耔者悼心
自失遂祈福于大廡下惟神惻然開明靈惠然納至

誠言然而雲興禱然而雨零苗枯而生民默而聲又
得非神之至乎今吏民潔牲體奔走歡呼請償其靈
某不佞輒書爲千古世諺尚饗

李通叔哀辭

并序

通叔李不疑世爲閩民通叔再從太學進士試斥不
送自京師歸面其親道建溪溪水暴下反其舟溺死
年二十八云初予旣孤寄金陵家焉從二兄入學爲
諸生常感古人汲汲於友以相鑄切以入於道德予
材性生古人下學又不能友又不得友以相鑄切以
入於道德予其或者歸爲塗之人而已邪爲此憂懼
旣而遇通叔於諸生間望其容而色睟然類君子即
而與之言皆君子之言也其容色在目其言在耳則

予放心不求而歸邪氣不伐而自遁去求其所爲文則一本於古華虛蕩肆之學蓋未嘗接於其心誠有以開予者予得而友之憂懼釋然作太阿詩貽之道氣類之同而合也通叔亦作雙松詩道氣類之同而期之久也以爲報自予之得通叔然後知聖人戶庭可策而入也是不惟喻於其言而已蓋觀其行而得焉者爲多其再斥於太學而歸也予待禮部試留京師別且言曰通叔去而歸某也不沒而入於愚也其幾矣明年亦斥而歸或得官皆宜在淮江之南某也不可以之閩通叔來若何通叔曰是亦不疑之言也明年從事淮南將問且召焉則未也或以死狀訃旣慟且疑且幸其不然會有江南之役遇閩人輒問狀

還泊東流尉許程者閩人也乃知訃者信又知陳安石者亦溺死安石字伯起亦閩人予嘗問通叔素友獨言伯起云噫二子豈行殆也其亦命而已矣予悲通叔窮以天也其道之不及民也又悲天之不予相也作哀辭

我思古人兮維友之求燕處日講兮行相爲謀相翼以進兮相持以脩要歸于道兮不入于尤卒聖若賢兮其本則然我無以是兮甚懼以憂猗嗟吾子兮畜德挾材傑然自如兮不群庸游考講六藝兮造窮微深匪富貴慕兮匪賤窮羞曰予旣逢兮朝夕其旁仁義之光兮忠信之陬邪志蕩夷兮正氣獨完吾子賜我兮於安以疇尚曰子興兮羽儀于世吾君德澤此

兮淳漓固偷孰神不棐兮墮子于溪子生適然兮欲
誰仇所嗟存者兮志孤道遼子之不就兮一朝而休
死不以所兮誰得子尸誰穵于棺兮誰坎于丘予欲
慟哭兮子豈有聞子不可作兮予生之愁

泰興令周孝先哀辭

吁嗟于思兮孝于父母施於族媼兮亦及朋友云然
兮宜不富又曷爲兮不壽藐藐兮其子瑩瑩兮其妻
無廬與田兮哀者其誰吾無柰何兮哀以吾辭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八十六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八十七

神道碑

贈司空兼侍中文元賈魏公神道碑

檢校太尉贈侍中正惠馬公神道碑

贈司空兼侍中文元賈魏公神道碑

魏公既薨之明年 皇帝篆其墓碑之首曰大儒元老之碑有詔造文賜公子使之并刻臣某昧死序列再拜稽首以聞曰

公諱昌朝字子明姓賈氏皇祕書省著作佐郎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晉國公諱注之子皇太子左贊善大夫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齊國公諱璉之孫晉中書舍人史館修撰皇贈太師中書令魯國公諱緯之

曾孫其先南皮人中徙獲鹿今葬開封而爲其縣人者自公皇考始公少則莊重謹密治經章解句達老師宿學譽歎以爲賢已天禧元年獻文章召試賜同進士出身除常州晉陵縣主簿國子監說書又以江州德化縣令兼潁川郡王院伴讀當是時孫宣公領國子一見聽語待以公相數舉公學問當在 人主左右大臣有以親嫌者故久弗用以知常州宜興開封府東明兩縣監在京廣濟水濟兩倉又召置國子監說書景祐元年積官至尚書都官員外郎乃始置崇政殿說書而以公爲之公於傳注訓詁不爲曲釋至先王治心守身經理天下之意指物譬事析毫解縷言則感心自 仁宗即位大臣或操法令斷天下

事稽古不至秦漢以上以儒術為疏闊然上常獨
意鄉堯舜三代得公以經開說則慨然皆以為善而
公由此顯矣於是上所質問多道德之要公請悉
記錄歲終歸之太史詔以章獻太后故為彭城郡王
諱其名公言母之諱禮不得以出於官太平興國寺
災公以易春秋進戒因言近歲屢災寺觀天意蓋有
所在獨可勿繕治以稱陛下畏天威愛人力之意
西域僧以佛骨銅像來獻公請加賜遣還母以所獻
示外上皆從之以直集賢院天章閣侍講史館修
撰判尚書禮部判太府寺天章置侍講自公始故事
親祠郊廟燕遊慢戲之物皆在儀衛公奏除之無幾
遂以知制誥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通進銀臺司兼門

下封駁事權判吏部流內銓權知開封府又以右諫
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兼判國子監而侍講如初公之
為銓也河北蟲旱以公安撫公舉能詘姦於利害多
所興除異時縣令奉錢滿萬二千乃舉令公以為法
如此則小縣終不得善治乃請槩舉令而與其奉如
大縣其在御史劉平為趙元昊所得邊吏以降敵告
議教其族公言漢殺李陵毋妻子陵不歸而漢悔

真宗撫王繼忠家後賴其力且平事固未可知乃不
果收侍講林瑀者言天子即位當步其日占所得

卦以知吉凶公奏瑀所言不經不可用上即為公

罷瑀又奏劾駙馬都尉柴禧公奪其州人以為宜
初元昊反公言兵事起財不贍宜及今度經費罷減

諸不急至是詔與三司合議一歲所省率緡錢百萬
慶曆二年契丹來求地請婚公主其使責以信義告
之利害客誦服不能發口執政議使契丹攻元昊公
曰契丹許我而有功則必驕以弱我而責報無窮已
不且以我市於元昊矣且唐中極衰時聽吐蕃擊朱
泚陸贄尚以爲不可後乃知吐蕃陰與泚合而陽言
助國今獨安知契丹計不出此乃言所以待夷狄者
凡六事 上皆行其策三年遂以本官參知政事四
年以尚書工部侍郎檢校太傅爲樞密使五年以集
賢殿大學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居兩月
拜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議祔章惠太后太廟公
言其非禮及祔獻懿二后密敕遷文武位一等賜外

內諸軍特支優給公又獨奏罷之既而敕遷兩府官
公又不從乃已元昊歸石元孫議賜死公爭言自古
將帥被執歸多不死元孫以不死七年上以旱避
正殿貶食自責公因稽首遜位章六七入乃除武勝
軍節度使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大名府
兼北京留守河北安撫使妖人王則謀舉大名反河
南北使其黨挾書妄言冀得近公公疑為姦考問具
服則惶恐不及會獨嬰貝州以反公即使部將王信
孟元郝質馳兵操攻具往且請自出搏賊不許終賊
所以擒滅功居多移鎮山南東道檢校太師賜爵安
國公公因請寬諸吏民為則所脅者而捕河北妖人
治殺之無所漏河決商胡方暑公募隄上躬親指畫出

倉廩與被水百姓舍其流棄接以醫藥所活九十餘萬口契丹誘亡卒號爲南軍以戰夏人而邊法卒亡自歸者死公變其法有歸者故拔擢超其伍於是歸者衆因以知契丹國事契丹亦因拒亡卒黜南軍不用邊人以地外質公請重禁絕主不時贖人得贖而有之地則盡歸邊以不爭皇祐元年徙鄭州從公求也至見留爲祥源觀使旣而以尚書右僕射觀文殿大學士判尚書都省朝會班宰相視其儀物歲中又求任外除山南東道節度使右僕射檢校太師兼侍中判鄭州固辭僕射侍中乃改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又欲遷公四子各一官亦以公辭而止二年母燕國太夫人薨命以故官不起賜書寵慰從之公事燕國

以孝聞 上嘗賜銀飾有輿士大夫以爲榮及薨自
鄭歸葬扶舁蒼然有足皆舐行路瞻望悲哀歎息四
年除故官侍講居頃出治許州將行矣 仁宗問易
之乾卦公旣講解又作書以亢龍爲戒手詔褒答以
公所獻藏太史五年又涖大名安撫河北中書議塞
商胡決以公異論故使建言者專其事公猶爭不已
河果不可塞建言者得罪而澶魏濱棣德博多水死
公乃請使撫巡賑救人用歸息嘉祐元年進封許國
公又兼侍中方避未聽而以樞密使召卒罷侍中而
以尚中書門下建章事爲樞密使三年以鎮安軍節
右僕射檢校太師兼侍中充景靈宮使又出許州七
年以保平軍節陝州大都督府長史移大名兼安撫

公凡三至魏及許鄭皆以寬惠為治人安樂之它將相賜公使錢多使年利公度所賜為用故在所尤不擾 皇帝即位改節度鳳翔加左僕射鳳翔尹進封魏國治平元年求還使侍中守許州至六七終不許二年乃授許州入見又辭不許使撫諭須秋乃發六月告疾中人太醫問視相屬又力求解將相乃以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判尚書都省七月戊寅薨

上親臨哭發涕為不聽朝二日賜龍腦水銀以斂制服出司賓祭弔別賜黃金給葬贈司空兼侍中謚曰文元以九月甲申葬開封汴陽里晉公墓次公年六十八散官開府儀同三司勳上柱國號推誠保德崇仁守正忠亮佐運翊戴功臣邑戶萬五千實封五千

六百公所著書有春秋要論十卷羣經音辨十卷通
紀八十卷本朝時令十二卷又奏議文集各三十卷
元配王氏尚書兵部郎中集賢殿修撰軫之女追封
莒國夫人繼配陳氏武信軍節度使康肅公堯咨之
女封魏國夫人六男子章太常博士集賢校理早卒
圭尚書比部員外郎田尚書駕部員外郎青尚書司
門員外郎齊大理寺丞炎未仕三女子國子博士程
嗣弼大理寺丞宋惠國太常博士龐元英公壻也其
後 天子以炎守將作監丞又官公內外族親凡九
人賈氏自誼及耽傳王相帝皆以儒學至公又以經
術致將相出入文武有謀有功當中國治安四夷集
附寵祿光大始終褒榮君臣相遭於是爲盛銘曰

於皇 仁宗時宋之隆莫此中國四夷來同孰夾孰承有宰魏公帝曰詢爾群公卿士朕欲考古以求亂治有博六藝使熙朕志魏公乃來錫帝之求進于殿中登闈沈幽乃尹開封治民不絀乃丞御史督制庶尤膏澤在下熏丞在上參國政事遂都將相帝巡大塗公帝之車帝御廣宮之屏之墉文條武鬯具獻膚功終徂在天公則隨邁廷喪元老隱加問賚有銘太史有謚太常次詩不誣斲石墓旁

初卜葬公汴陽里以水故改卜熙寧元年八月庚申葬許州陽翟縣三峯鄉支流村奉 勅改鄉名曰大儒村名曰元老里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太原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一百

戶賜紫金魚袋臣王某謹記

檢校太尉贈侍中正惠馬公神道碑

推忠保順同德翊戴功臣彰德軍節度觀察留後特
進檢校太尉使持節相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
扶風郡開國公食邑六千六百戶食實封二千二百
戶謚曰正惠馬公以天禧三年十月戊戌葬開封祥
符縣某鄉某里至嘉祐七年公孫慶崇始來請銘以
作公碑序曰馬氏故扶風人至公高祖而徙處雲中
贈太師諱某者於公爲曾祖贈太師中書令諱某者
於公爲祖龍捷左廂都指揮使江州防禦使贈太師
中書令尚書令蔡公諱某者於公爲父蔡公從太祖
定天下力戰有功當是時雲中已爲契丹所得故馬

氏又徙處浚儀今開封府祥符也公諱某字子元蔡公之終也年七歲 太祖召見禁中有司言例當補殿直詔特授西頭供奉官而賜以名開寶五年年十八監彭州兵馬以嚴飭見憚如老將太平興國三年領兵戍秦州清水姦人李飛雄乘驛稱詔捕公及秦隴巡檢劉文裕等將擊之秦州因盜庫兵以反公辨其詐與文裕執飛雄治殺之五年監潭州兵馬改東頭供奉官雍熙二年又監博州兵馬劉延讓敗於君子驛而契丹歸矣公方料丁壯集芻糧繕城治械如寇至吏民初不悅其生事也已而契丹果至度不可攻乃去四年改西京作坊副使將屯于冀州端拱元年移知定遠軍時議發河南十三州之民轉饟河北

公告轉運使樊知古此軍聚兵少而積粟多歟其腐
尚可得十七知古用此得粟五十萬斛以罷河南之
役事聞朝廷 太宗嘉之二年深州新蹂於契丹城
郭廬舍多壞而流民衆乃移公知深州公至數月則
壞者完流者復舉州忘其寇戎之故而以公爲能撫
我會保州不治移往代之淳化二年又移知慶州羌
萬人以怨程德元來寇公誘其渠帥諭以威信即皆
引去四年遷西京作坊使知梓州五年李順爲亂於
蜀之西川以公往討又以爲先鋒平劍州召還至三
泉而復以公與王繼恩討賊繼恩怒公抗直使守彭
州盡收其軍而與之羸卒三百賊率其衆至號十萬
公力戰一日亡其卒大半乃夜獨出招救兵復入賊

終不能得城而以敗去除成都府兵馬鈴轄遷洛苑使五年除蜀漢九州都巡檢使已而又兼成都府兵馬鈴轄 真宗即位改內苑使蜀卒劉旰聚黨數千人爲亂所攻數州至輒取之公以卒三百追至蜀州與戰旰走邛州而招安使上官正召公歸成都計事公爲正畫曰賊破邛州必乘勝劫掠度江薄我旣息而戰我軍雖倍未易敵也不如迎其弊急擊破之必矣遂行次方井與正合殺旰等無噍類 真宗賜書獎諭賞以錦袍金帶咸平元年加澄州刺史知秦州諸羌質子有三十年不釋者公悉歸之諸羌德公訖公去無一人犯塞小泉銀坑久不發掌吏盡產以償歲課而責之不已公奏得釋而歸其產四年就除西

上閤門使知成都府兼本州兵馬鈐轄有告龍騎士謀爲變者所引以千數公捕殺其首七人而置其餘無所問自乾德後歲漕蜀物以富人爲送吏多坐漂失籍其家公奏擇三班使臣及三司軍大將代之而課其漕事爲賞罰至今便之六年移鄜延路駐泊兵馬都總管兼知延州蜀人於公去皆環以泣公至延州羌方以兵覩邊會上元開門張燈視以無爲而羌卒不能爲寇又移知鎮州兼本州兵馬都總管景德元年契丹入邊民入保城公與之約盜一錢者死有盜錢二百者公即殺之於是自澶以北城郭皆晝閉詔使過公輒留之而募人間行送詔皆得其報以聞又以便宜使所至受諸漕輓給邊之物故契丹欲虜

掠無所得車駕次澶州大將王超提卒數十萬逗留
不赴公屢趣之不爲動移書譙讓乃始出師猶辭以
中渡無橋則公先已度材一夕而橋就上聞手詔
褒之且知公果可以屬大事也二年移知定州又除
東上閣門使樞密院都承旨三年遂以檢校太保簽
書樞密院事祥符元年東封泰山以爲行宮都總管
自此行幸必以公爲都總管而皆許之專殺公部分
明約束審出入肅然而未嘗輒戮一人於是邊將言
契丹近塞大臣議皆請發兵以備公獨議使邊將移
書問狀從之契丹解去遷檢校太傅四年加宣徽北
院使五年除樞密副使當是時契丹已盟中國無爲
大臣方言符瑞而公每不然之獨常從容極言天下

雖安不可忘戰去兵之意及它爭議甚衆 真宗多以公言爲是七年除潁州防禦使知潞州州之稅賦常移以輸邊公爲論其害自是所輸不過鄰州而已天禧元年移知大名府兼駐泊兵馬都總管使中貴人勞問賜白金二千兩居頃之遂以爲宣徽南院使知樞密院事檢校太尉有足疾時詔內朝別爲一班免其蹈舞二年疾病賜告求去位 真宗不許而數使中貴人勞問又幸其第賜白金三千兩已而度公實病不可強以事乃罷以爲彰德軍節度觀察留後而公固求外鎮終不許居久之稍間入謁 真宗輒使閤門祇候二人伺公至即扶以入因掖其拜起數屏左右問事常聽用三年又求外鎮乃以公知貝州

兼本州兵馬都總管將行矣。召見，又將付以政，固辭謝。久之乃已。而更以公爲本鎮。至五月，公疾作，詔使公子洵美將太醫往視。而魏路二鎮之人亦皆奔走來問。爲公請禱已。而公疾革。真宗又使公弟之子成美馳驛召公歸京師。而公以八月壬寅不起矣。享年六十五。真宗爲之震悼，罷朝，詔贈侍中，錄其子孫，賻賜皆加等。公前夫人丁氏，某郡君；後夫人沈氏，某郡夫人。子男二人，洵美終西京作坊使，英州刺史。之美終內殿承制，閤門祗候。孫十六人，其十四人皆已卒。而慶宗今爲右班殿直，慶崇今爲文思院知恩州。公少忼慨，以武力智謀自喜，又能好書，賓友儒者所與，善必一時豪傑。有集二十卷，其文長於議論，自

始仕以至登用遇事蹇蹇未嘗有所顧憚王冀公丁
晉公用事每廷議得其不直輒面詆之 真宗初或
甚忤然終以此知公而天下至今稱其正直銘曰
在浚西南誰封誰樹有宋正惠馬公之墓公當

太宗 真宗之時暨暨諤諤謀行計施以羸擊強以
少捕衆以賤抗貴維公之勇雖貴雖衆雖強必克維
公之敏亦維公直帝曰直哉汝子良弼見國而已不
知家室內朝十年典掌機密暨予一心綱紀庶物元
功宗謀莫汝敢匹公曰孤臣敢曠于榮讒說不用是
維帝明士或困窮莫知其有既榮以位正或見醜公
於可願兩得其尤不訖大耄天爲不謀德歎於年孰
云耆老有耆後世公爲壽考刻趺篆首作此銘詩陳

之隧道永矣其詒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八十七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八十八

神道碑

贈太師中書令勤威馮公神道碑

翰林侍讀學士知許州軍州事梅公神道碑
司農卿分司南京陳公神道碑

虞部郎中贈衛尉卿李公神道碑

護衛忠果功臣侍衛親軍步軍副都指揮
使威塞軍節度新州管内觀察處置等使
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司空使持節新州刺
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始平郡開國公食
邑二千一百戶食實封二百戶累贈太師
中書令兼尚書令追封魯國公謚勤威馮

公神道碑

馮氏有家於滑州之白馬者莫知其始所以徙至魯公而嘗以公開國於始平日其本出於漢杜陵楚相唐之後也公諱守信字中孚自爲兒童狀貌嶷然慷慨有大意人固已奇之矣旣冠從其鄉人受學以三禮舉於鄉會太平興國初取兵民間公出應選有司以公儒者欲免之公曰吾以子弟免而父兄任其勞此儒者所不爲遂行以才武給宿衛太宗征河東公奮身冒兵數取俘馘以獻于行在太宗壯而勞之以功數遷至弓箭直副指揮使真宗兩駕河北皆命公帥其所領先驅以禦契丹公所斬虜最諸將遷天武軍都指揮使封州刺史充御前忠佐馬步軍

都軍頭公雖在軍旅數以孝經論語爲人講說人尚以儒者目之至是真宗召問出孝經使講公講天子一章因言自天子至於士不可以無學學不必博孝經論語皆聖人以誨學者言行之要臣愚不足以盡識然所以事陛下不敢一日而忘此真宗嗟嘆者久之由封州數遷至捧日四廂都指揮使英州防禦使知瀛州兼高陽關都部署由瀛州召還領步軍司公事當是時河決滑州天子以爲憂問誰可使者公自言少長河上能知河利害詔以公爲侍衛親軍步軍副都指揮使容州觀察使知滑州兼修河都部署河怒動埽埽且陷公坐其上指畫自若也遂號其部人以一日塞之天子賜手書獎諭召還領步

軍如初已而遷威塞軍節度使是歲天禧五年也公
年六十六以八月二日薨于位 天子悼慟爲之罷
朝二日贈太尉賜錢三百萬勅宣慶使蔣州團練使
韓守英禮部郎中直集賢院石中立給護其喪事遂
以其年九月二十四日葬開封之祥符縣黃溝鄉大
里之原公曾祖諱倫祖諱筠皆不仕考諱蘊贈官至
左屯衛大將軍先夫人劉氏玉城縣君後夫人張氏
清河郡夫人子男十三人於是文懿左侍禁文吉文
握文德文慶文顯文質文貴文銳並右班駁直文燦
文俊並右侍禁文郁文雅皆已卒公孝謹忠篤遇人
有恩祖母夫人疾病公不釋帶以侍輒數月常患世
醫不足賴以爲養力學方藥遂通其術公弟常欲上

其子爲公子以取高蔭公對之慨然曰吾自行伍蒙
主上拔擢至此欲棄軀以報久矣顧未有所奈何歎
之是歲并公子無所蔭曰以明吾心於弟非有愛也
韋城董方廉直爲公所友其卒有二女無以嫁公爲
選士辨裝嫁之如已子公將兵治民寬簡有法故人
人畏愛之而無敢犯所居有迹賢士大夫多稱之者
公葬之三十二年而以其子故累贈至中書令兼尚
書令追封魯國公又二年始請謚於天子而
天子賜之謚曰勤威又五年文顯爲西京左藏庫副
使提點開封府界諸縣鎮公事始作碑以表公墓而
以銘來請予問諫於太常問書於太史問諸故老以
考公子之所告而得公之所爲如此於是爲銘曰

允文 真宗俊藝在工相協予武有來馮公馮公頌
頌奮節金革有聲中邦外動夷狄自公在野手不去
經率其所學以撫戎兵公之所撫貔貅豹虎指麾進
退妥若兒女武室以藪文罷於柔維時馮公兩取其
優孰施其文有壤千里孰致其武宿衛 天子

帝咨馮公爾往視河河決已塞滑人來歌 帝聞而
嘉勞以手勅公拜稽首匪臣之力 帝曰來爾予釐
爾勤授之旄節留掌我軍方朝告薨有詔罷視弔贈
賻葬哀榮終始追拜爲令尚書中書賜爵國公胙以
魯墟士生顯榮沒則多已維時馮公至今受祉在周
方虎咸有褒詩至漢充國雄爲之辭誰能詩公流示
無止刻碑墓門公實有子

翰林侍讀學士知許州軍州事梅公神道

碑

宋翰林侍讀學士正奉大夫行給事中知許州軍州
事兼管內堤堰橋道勸農事上柱國南昌郡開國公
食邑二千三百戶食實封六百戶賜紫金魚袋梅公
之墓在宣州宣城縣長安鄉西山里公有五子鼎臣
德臣寶臣輔臣清臣清臣今獨在爲尚書司門郎中
以公行狀及樂安歐陽公之銘來請文以刻墓碑時
熙寧元年八月四日也銘曰

公先梅伯後氏其國彌周涉秦不見史策有銷有福
著漢名籍公福之孫詢字昌言三世弗仕陵陽之里
公第廷中判官利豐再歲而擢以丞將作以宰仁和

人譽用多主推御史侍考進士一見 天子以爲知
已詔曰試哉遂試中書館之集賢賜服緋魚於時繼
遷兵我西鄙老弱餽守丁疆多死靈州告危 帝視
不怡公請擇人使潘羅支兵法所謂以夷攻夷

帝曰誰可無如臣者曰予汝嘉閉陷奈何公拜且跪
颺言而起苟紆西師臣不愛死出書授之往訖爾謀
至疆勅還會棄靈州 帝察公藝可書 帝制相或
止之留佐三司其後羅支果窘西賊論將料敵皆如
所策或從或違或擠或推梧合阻夷神者公尸黜之
倅州用獄一嘗去杭而蘇列國東屏漕輸浙河就付
將領三年告功僅得故省又以譴投守彼淮州有僚
許公相得於此與之欣然樂以忘徒使于湖北遷自

濠梁又奪一官往裨于襄坐發驛馬給奔喪者于鄂
于蘇剖將之符握節關中使揔其輸煌煌金章厥賜
特殊謀復靈武度兵葫蘆秦有將瑋諾公與俱會瑋
召還公復淪胥有反咸陽能名氏朱始雖弗察後捕
而誅自懷徂池再副戎車 真宗新陟罪垢皆滌爲

郎度支以將廣德外更四州楚壽陝荆乃還待制中
糾獄刑有歸龍圖其唐殖殖就以學士專其閣直輟
之銓衡乘傳臨弁超遷郎秩進直樞密趣歸封駁考
國中失申命選事得權進絀加職侍讀改司群牧移
之審官審是在服伐閱積遷給事于中告疾出許鼓
歌從容方公少壯志立人上談辭慨然 帝悅而嚮
及後晚出皆爲將相公則老矣將歸田里康定辛巳

六月十日公七十八以其官卒公開南昌勳爵第一
夫人曰劉不及郡封封君彭城其卒先公公卒明年
季秋挾日于州山西卜祔而吉公有四子伯爲進士
丞于殿中與仲前死仲賜科名叔也皆丞將作殿中
或廢或興有顯惟季時丞衛尉今爲郎中論序初終
實來求詩刻示無窮

司農卿分司南京陳公神道碑

司農卿分司南京陳公旣以嘉祐七年九月某甲子
葬開封府之祥符縣西韓村皇考魏公之塋至十二
月公子世範等乃來求銘以作公碑蓋公昆弟皆從
先人游而某又嘗得識公父子故爲序其實而繫以
銘序曰

公諱某字良器以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衛國公
諱嵩者爲曾祖以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燕國公
諱光嗣者爲祖而尚書左丞集賢院學士諱恕之子
也左丞當 真宗時參知政事後以其子岐公之貴
而贈至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魏國公公岐公之弟
也而於魏公爲少子年六十八以嘉祐七年六月得
疾分司而以乙巳棄世于陳州階至朝散大夫勲至
上柱國爵至潁川郡開國子食邑至六百戶賜紫金
魚袋官終於司農卿而所更者祕書省正字太常寺
太祝大理評事光祿大理寺丞太子中舍殿中丞國
子博士尚書虞部比部駕部員外郎郎中司農光祿
少卿少府監任終於知陳州而所歷者監楚州衡州

酒稅知衢州江山縣知南恩州通判江揚洪廬潭州
知衡州監江寧府糧料院知興化軍知均州判登聞
鼓院知曹州判殿中省知郢州鄭州其通判揚州廬
州皆有所避不赴知郢州則未赴而徙凡仕四十三
年蓋其行事可記者衆矣而公子所能記者在江州
人大饑且疫公爲具饘粥醫藥不足則取廬山諸佛
寺餘財以續之所活以萬數有盜刈人之禾而傷其
主者當死公曰古之荒政所以恤人者盡矣然尚緩
刑況今哉即奏貸其死洪州大水城之不滅者十五
水得城竇以入舉城惶擾不知所爲公豫具薪藁不
終日以塞州人德之曰無陳公吾屬如何矣衡州之
南山廣袤百餘里與夷接境大木蒙密中國人逋逃

其中冒稱夷人數出寇常寧諸邑其酋有挾左道者人傳以爲能致風雨官軍尤憚之公誘以恩信則率衆數百來自占已而與其甥亡去又將爲寇州人皆恐公設方略以一日捕得殺之天子賜詔書獎諭公因圖上山川形勢攻取之策以爲賊今不除黨附日衆夷人謂中國無能爲必出助之可須農隙發千人使操斧斤隨以強弩斬木除道則賊失所恃不攻而自窮又出其材可以佐經用奏未報轉運使害其事劾公擅擊斷不聽用佐吏又嘗稱病不自祭炎帝公坐此罷州人乞留不得而賊果侵尋不制朝廷出使發兵擊之數年然後定興化多進士就鄉舉者常八九百人而學舍弊小無文籍公至則新而大之爲

之購書而國子之所有者皆具均州漢上舟子數溺
商旅取貨財而以險爲解公捕案寘法因取近灘數
家除其徭使表水險涉者因此得不死曹州多盜亡
命之尤凶强者七十餘人公集重購得之幾盡又修
律令五家爲保之法故盜往往逃去之它境蓋公施
於政者能如此公嘗爲書十二篇上之曰國政要事
其說多聽用而中書欲遷職事以獎之公乃自言外
祖王氏葬揚州無主後願除淮南所當得之一官以
往視其丘墓而已岐公之葬也 天子自曹州召公
歸襄事特詔許公升殿公謝岐公遭遇始終恩禮之
厚因乞御篆岐公之碑首上爲動容賜其首曰褒忠
之碑而公終無一言自及旣分司無田園僦官屋以

居自爲棺斂葬埋之制趣於儉而已少長好書以至
於老於篆籀尤善有集二十卷其文能世其家者也
夫人馮氏江南李氏時宰相延巳之孫子男五人世
範前商州洛南縣尉世安前廣州新會縣令世修大
理寺丞世永將作監主簿世弈太常寺太祝女四人
長適大理評事柳安期次適右班殿直王允懿次尚
幼也陳氏漢太丘長諱寔之後故其望在潁川而世
居洪州之南昌縣當唐末五代之亂無仕者魏公布
衣起閭巷明敏諒直稱天下仍父子執國柄而至岐
公尤盛公於仕嘗齟齬然尚至九卿以榮祿自終蓋
太丘之仁隱阨於一時而紀謀群泰貴顯者數世豈
魏公之先遭世不治亦有潛德晦行如太丘者乎不

然何其後世之興如此是故不可以無銘也銘曰
虞賓夏商其後爲陳屢絕復封以承聖人至漢太丘
棄時就德詒祿魏晉子孫世食旣又困窮乃生魏公
魏公之出魁名碩實有公有卿饋祀其室公則盛矣
天子所思繩繩維卿亦顯于時治官牧民入出具宜
胡公之虛太丘之里兩有州國紹榮本始歸葬浚郊
皇考在前峙此銘詩爲告新阡

虞部郎中贈衛尉卿李公神道碑

嘉祐八年六月某甲子制曰朕初即位大賚羣臣陞
朝者及其父母具官某父具官某率德蹈義不躬榮
祿能教厥子並爲才臣加賜名命序諸卿位所以勸
天下之爲人父者豈特以慰孝子之心哉可特贈衛

尉卿翌日某甲子中書下其書告第又副其書賜寬等以待墓焚寬等受書焚其副墓上乃撰次衛尉官世行治始卒來請曰先人賴天子慶施賜之官三品矣而墓碑未刻惟德善可以有辭于後世者夫子實聞知某曰然衛尉公墓隧宜得銘久矣於是爲序而銘焉序曰

公姓李氏故隴西人七世祖諱某始遷于光山五世祖諱某以其郡人王閩從之始爲建安人曾祖諱某皆不仕考諱某嘗仕江南李氏稍顯矣江南國除又舉進士中等以殿中丞致仕有學行名能知人贈其父大理評事而已亦以子貴贈至吏部尚書遊豫章樂其湖山曰吾必終於此於是又始爲豫章人尚書

之子伯曰虛已官至尚書工部侍郎以才能聞天下其季則公也公諱某字公濟少篤學讀書兼晝夜不息一以進士舉不中即以兄蔭爲郊社齋郎再選福州閩清洪州靖安縣尉有能名遷饒州餘干縣令至於毀淫祠取其材以爲孔子廟率縣人之秀者與于學豪宗大姓斂手不敢犯法州將部使者奏乞與京官移之劇縣不報而坐不覺獄卒殺人以免當是時侍郎方以分司就第公曰吾兄老矣我得朝夕從之游以灑掃先人廬冢尚何求而仕遂止不復言仕侍郎之卒也天子以公試祕書省校書郎知江州德安縣事辭不就後嘗一至京師大臣交口勸說欲官之終以其不可強也而晏元獻公爲公請乃除太子

洗馬致仕初尚書未老棄其官以歸至侍郎及公之
退也亦皆未老自尚書至公再世皆有子而皆以嚴
治其家如吏治江西士大夫慕其世德稱其家法蓋
近世士多外自藩飾爲聲名而內實罕能治其家及
老往往顧利冒恥不知休息公獨父子兄弟能如此
嗚呼其可謂賢於人也已公事親孝比遭大喪廬墓
六年然後已事兄與其寡姊衣食藥物必躬親之及
公老矣二子就養如公之爲子弟也寬嘗爲江浙等
路提點鑄錢坑冶又嘗提點江南西路刑獄定亦再
爲洪州官不去左右者十二年皆以才能爲世聞人
以恩遷公官至尚書虞部郎中階至朝奉郎勲至護
軍以嘉祐四年七月某甲子卒於豫章之第室年八

十九夫人長壽縣君趙氏先公卒八年既葬矣五年
某月某甲子以公葬於夫人之墓左曰雷岡在新建
縣之桃花鄉新里夫人故衢州人某官湘之女湘有
文行尚書與爲友故爲公娶其女子三人寬定寔寔
守祕書省正字早世於公之葬也寬爲尚書司勳貞
外郎定爲尚書庫部貞外郎女子二人已嫁孫二十
有一人曾孫十有五人皆率公教無違者公既葬而
二子以恩贈公衛尉卿云銘曰
李世大家隴西其先於唐之季再世光山移遷于閩
嶺海之間乃生尚書節行有偉始來江南考室章水
繩繩二子隱顯兼榮孰多後祿其季維卿幼壯躬孝
唯君之踐能不盡用止於一縣退以德義釐身於家

外內肅離人不疵嗟亦有二子維 天子使父曰往
矣致而臣身子曰歸哉以寧吾親以率其婦左右恂
恂以官就侍 天子之仁旣具祉福考終大耄追榮
于幽乃賜卿號伐石西山作爲螭龜營之墓上勒此
銘詩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八十